



## 难忘当年那场梅雨

◆孙明峰

梅雨的芳名是“梅姑娘”，恶名是“倒墙雨”和“暴力梅”，可见她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。她魔鬼的一面，我家四五十年前就彻底领教了。

我的衣胞地是个叫“家儿根”的地方。三间茅草屋突兀在“家儿根”的东南角，三面环水，既是抢先见到日出的宝地，也是风雨雷电捷足先登之处。

我家是国家压缩城镇人口时的“下放户”，当时穷得叮当响，既没家底又没人庇佑。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兄弟仨就像饿死鬼投的胎，饭量大得吓人……父母养家糊口的担子倍儿重。财力物力偏偏特别不济，于是破破落落的茅草屋年久失修，外面下大雨时屋里下小雨。一旦屋顶漏雨，脚盆脸盆水桶就会全部派上用场，如果这些还不够，铁锅铝锅就随后顶上去——穷人家的家什多半是一物多用的。

那年哥哥上高中，我上初中，弟弟和妹妹读小学，都未成年。父亲为生产队积肥，四人结伴驾船出远门已近一周，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留守家中。这一回“梅姑娘”，不，“倒墙雨”和“暴力梅”一来就表现得十分凶悍，暴力倾向一点都不遮掩。先

是电闪雷鸣、狂风大作，紧接着的是雨水倾泻，天破了似的没完没了。母亲倚着门框，望着暴雨如注和浑水见涨的河面忧心忡忡。

晚饭碗一丢，弱小的妹妹就被安置到铺上。家人以为床铺是最安全的港湾，殊不知雨水专拣铺上漏。妹妹突然惊呼“漏雨”，于是脸盆上阵了。接着发现橱柜顶上的雨水连成一线，于是脚盆上阵了。堂屋漏雨，于是大号洗澡桶上阵了……哥哥手执灯芯如豆的煤油灯四下察看，发现危情立马调兵遣将和分发工具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只恨少生两只眼和两条腿。

夜未过半，漏点越来越多，疲于应付显然不是办法。坐镇指挥的母亲立刻调整作战方案，不搞全面出击，而是实施重点保护。米缸、面坛排第一，用塑料布封口扎紧，确保滴水不入；干柴抱到不漏的地方集中堆放；灶台防水全覆盖，严防浸水坍塌；笨重的橱柜难以移步，干脆把里面的衣服清理出来捆作几团，安放一口干燥的龙缸里……妹妹人小心细，专司保护火柴的职责，收集起来的火柴用塑料布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了，由妹妹揣到怀里，保证随时划得响燃得着，它可是战胜黑暗不可多

得的利器。

“上面不漏下面不倒。”怕什么来什么，母亲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东房的土整墙因为雨水的长时间冲刷酥若泡开的脆饼，墙体下坍，继而外倾，人力已不可挽回。失去墙体支撑的屋顶一旦垮下来，我们一家子就难逃厄运了。母亲急切地大声呼叫：“快拿木柱顶住中梁。”所谓中梁实则就是成人腿子粗的圆滚光滑的毛竹，就算朗朗晴天要想顶准撑住，也是很不容易的活计。三个男子汉在昏暗中奋勇担当，手抱肩扛，睁大双眼，集中全力用一根柴木柱硬硬地顶住中梁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。然而此时土整纷纷“倒戈”，直接滚向雨中。母亲不由分说，按着倒得只剩尺许的墙垛跳到外面，紧急抢救还没有涨糊的土整，拼着命想要搬运到屋内的干燥地带，留作重建家园时派上用场。我们也英雄般齐刷刷地一头跳进风里雨里抢救土整。不用说，母子们自然是秒成落汤鸡了。

雷公电母风伯丝毫不肯息事宁人，反而更加高调，相互助威呐喊，誓欲毁掉一切。

母亲急了，迎着狂风暴

雨声嘶力竭地高喊：“你们快到屋里去，在里面负责接，我一个人在外面就行。”我们都像没听见，玩命似的抢救宝贵的家产，直至土整全部抢运完毕方才拉着母亲满是泥浆的冰冷的手，一同回到已然半敞并且摇摇欲坠的屋子。

翌日天麻麻亮，队长就冒雨蹚水带着几名队干部一家家巡查，他们发现了我的家人

置身窘境。队长抱起我的瑟瑟发抖的妹妹，其他几名干部七搀八扶，把我们一家五口安顿到全队的“重地”——仓库里。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月余，同队的社员不断前来安慰和陪伴失魂落魄的母亲，并且争相送上热乎乎的饭菜和干净的衣服。

梅雨归去。全队协力，出料出工，三间崭新的茅屋旋即呼啸而起。

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回望当年，无论是骨肉亲人间还是村民和干群之间，那份珍贵的守望相助让人温暖至今，不能忘怀。

## 曹老师，您在哪里

◆游子言

曹老师，您在哪里  
我在生产队的草屋  
在乡镇的简易学堂  
在城市的宽敞楼房

曹老师，您在哪里  
我在静悄悄的课堂  
在特别热闹的操场  
在前去家访的路上

曹老师，您在哪里  
我在灯下品读文章

在屋前的空地栽满月季  
在与同仁畅谈梦想

曹老师，您在哪里  
我在给留守儿童抹去泪水  
在与新教师推敲教案  
在与闹矛盾的教工长谈

曹老师，您在哪里  
我在毕业生珍藏的照片内  
在教职工相聚的闲聊里  
在学子带给我的自豪中

注：某博士生任教时得到曹老师的悉心教诲与帮助，多年后他急切寻找曹老师。

## 我与食堂的情缘

◆朱国明

我和妻子刚刚在姜堰区养老服务中心办了“堰绘爱心食堂孝心卡”。手拿这张薄薄的卡片，我的眼里闪着泪花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
回想起来，我的过往与食堂有着很深的情缘——

我是1952年出生的，1958年国家为了发展工业革命而大炼钢铁，家家户户把各种金属家什交给集体，包括铁锅在内，据说这些金属家什全部拿去炼钢铁了。

因为家中没了铁锅，生产队就开办起食堂，统一做饭，统一印制饭票，统一凭饭票到队里的食堂打饭打粥。我至今也忘不了当年吃食堂的情景。早晚从食堂打回来的粥照得见人影，与白开水相差无几，盛在碗里用不着动筷子就能一饮而尽。

婚后我曾与老婆谈起小时候吃食堂的事，她告诉

我：“1958年，我妈妈在生产队食堂干活，有一天晚上我饿得心慌，就去食堂找妈妈。食堂里的工作人员知道了我的来意，就打了一碗粥给我喝，吃着吃着，我感到碗里有个硬硬的家伙，以为是疙瘩，可是怎么也夹不动，后来拿到煤油灯下一看，竟然是一只死老鼠。”

1972年我参加工作，做了一名人民教师，自此开始吃学校食堂。

1979年我和老婆都吃起了食堂，我在教书的学校吃食堂，她在上班的工厂吃食堂，两人还时常去对方单位的食堂换口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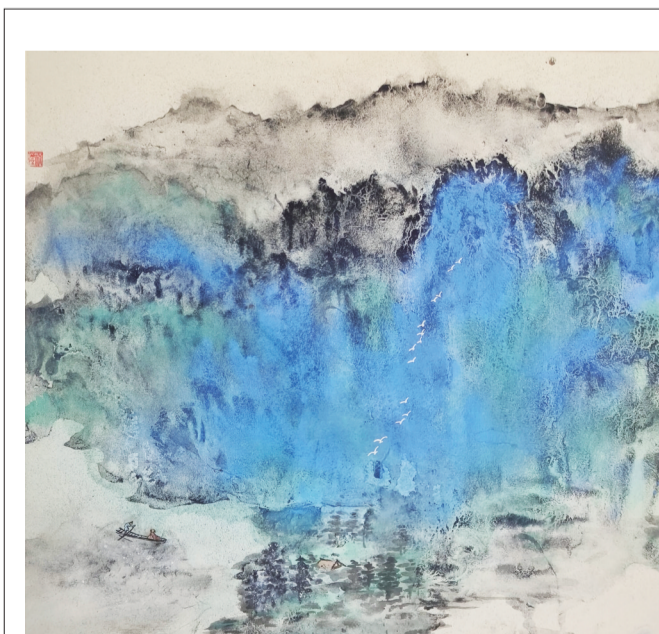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我被调到洪林公社楝树中学任教，一家人住进了学校职工宿舍。学校食堂为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，李师傅烧的那道红烧肉，女儿至今还常常提起。

2016年秋天我随团去北京旅游，有一顿中餐在“人民公社大食堂”就餐。一行人走进大食堂时，眼前的情景让大家触景生情——满桌的山芋、萝卜、青菜、南瓜汤，老家的土特产应有尽有。吃饭时我们连连发出感叹，其实那个物质很不丰富的年代的特征，早就在天南地北的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当下政府关心老年人，重视老年人的衣食住行。民政部门又开办了助老食堂，致力解决老年人的就餐困难，年逾古稀的我在助老食堂用餐还能享受政府的相关补贴。

——回想起来，我的过往与食堂有着很深的情缘。

“来！来两碗荠菜馄饨！”我和妻子将“堰绘爱心食堂孝心卡”递进窗口，相视一笑间，我们脸上一定是满满的幸福。



轻舟已过万重山(国画)

徐祝瑾